

大数据视角下丹麦、挪威对华关系转向分析^{*}

彭世卿

内容提要:本文将丹麦、挪威两个小国的对外关系置于中美大国互动的框架下,尝试通过宏观和动态的研究视角,探讨两国对华关系的转变如何受到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演化以及小国内驱性因素的影响。文章基于 GDELT 数据库 1979—2023 年的 99 万余条合作/冲突类型的有向数据,构建互动网络,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丹麦、挪威在中美互动中的对外关系行为,并结合国际政治现实对实证数据进行解读。研究发现,丹麦、挪威从“两边皆交好”转向对华强硬的态度显著受到美国影响,美国将丹麦作为对华策略性纽带,并通过挪威间接对华实施消极政策。与此同时,小国充分展现了自主性,表现为对外部刺激的强烈回应。对于大国之间的合作和利益交换行为,小国会以“惩罚”和“奖励”模式进行回应。

关键词:脉冲响应分析 小国 对华关系转向 自主认知 丹麦 挪威

引言

作为当今世界最受瞩目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深刻影响了国际体系的演变。与此同时,与中美关系有关的国家及其战略行为也受到学界关注,涌现出一系列以大国合作与竞争为背景的小国视角研究,中美关系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至第三方因素可能引发的大国冲突与合作。^①从中国视角来看,除了实现国内建设目标外,在周边地区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资助重点学科“中国边疆安全学”(DF2023ZD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悉心审阅和宝贵意见,文责自负。感谢朱燕萍老师在本文制图方面予以的协助。

^① 参见李开盛:《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90-106页;刘乐:《左右逢源还是进退两难:朴槿惠时期的韩国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123-151页;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53-79页。

乃至全球范围内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能力,团结更广泛区域内的小国并构建更广阔的伙伴关系网络,也是中国复兴道路的应有之义。近年来,欧洲一些小国在政治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尤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将其政治领导能力渗透到全球经济与文化领域,如加强与重要盟友的关系、推动双边或三边安全合作,或通过小国间接对其他大国实施消极政策。北欧国家与美国日益加强的军事合作、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以及立陶宛等小国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干涉,都是该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将中小国家与大国关系纳入研究视野,不仅有助于更完整地把握国际政治图景,^①而且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对外战略。

丹麦和挪威曾长期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不仅顶住美国压力支持新中国在联合国争取合法席位,还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长期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丹麦和挪威同样从中国日渐繁荣的市场中获益,甚至迎来对外贸易的爆发式增长。^②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北欧国家对华态度日趋强硬且越发具有攻击性。在涉华高度敏感问题上,北欧各国外长曾于2019—2020年密集发声,有多达28次指责;^③2021年5月12日,北欧各国政府与波罗的海国家发表关于涉疆问题的联合声明,^④给中国与北欧国家的关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此外,芬兰、丹麦、挪威和瑞典于2020—2023年先后引入新的投资筛选机制,更加谨慎地对待来自中国的投资。北欧国家对华行为为何产生上述转变?这种转变以何种特征呈现?换言之,这种转变体现了北欧国家受到怎样的外驱因素影响,又以怎样的内驱动力认知外部因素?

本文将丹麦、挪威对外关系置于中美大国互动的框架下,尝试提供一种宏观和动态的研究视角,探讨两国对华关系的转变如何受到国际格局演化、大国关系演化,以及小国内驱性因素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基于全球事件和语音语调数据库(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 GDELT),使用结构化查询语言(SQL)提取

^① Nuno P. Monteiro, "Unrest Assured: 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3, 2011, pp.9-40.

^② Andreas Bøje Forsby, "Norden og Kina: Førsteviolinist i det nordiske ensemble? Danmarks forhold til Kina,"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3, No.3, 2016, pp.1-9.

^③ Andreas Bøje Forsby, "Confronting China on Sensitive Issues, Back to Megaphone Diplomacy?"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licy Brief, 17 December 2021, <https://www.diis.dk/en/research/confronting-china-on-sensitive-issues>.

^④ Mette Larsen, "Nordic and Baltic Statement Concerned about Human Rights Abuse of Uyghurs in China," *ScandAsia*, 19 May 2021, <https://scandasia.com/nordic-and-baltic-statement-concerned-about-human-rights-abuse-of-uyghurs-in-china/>.

1979年1月1日—2023年5月1日丹麦、挪威、中国、美国的990263条有向互动数据,并运用时间序列分析(Time-Series Analysis)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和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从动态角度分析多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影响强度及滞后性。^①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将结合国际政治现实对数据进行解读,以免因过度解读数据而导致的实证空洞。

一 文献综述

小国对外关系转向这一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在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中,小国因规模较小、影响力有限,一度被认为缺乏理论价值,更遑论针对小国对外关系转变等议题的深入研究。“规模即地位”一度主导了学界对小国的认知,^②甚至有研究将小国视为“非大国”或“缺乏抱负的国家”。^③直至1815年,维也纳会议才将国家形式分为小、中、大三种地位集团。但小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有效性仍然受到质疑。贝尔(Peter Baehr)指出,小国不是理解世界政治的有效分析工具。由于其定义存在模糊性和任意性,难以作为科学分析的有效概念。^④事实上,小国可以对地区乃至世界政治产生重要影响,^⑤其对外政策也反映了国际体系的动态。因此,对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考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⑥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尤其是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小国的对外关系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

(一)小国对外关系的外部决定论

在国际政治理论文献中,小国常被视作国际社会中弱小或无力的象征,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极为有限,外交政策也受到严重制约。^⑦国际结构或国际体系似乎是小国采

^①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所涉及GDELT原始数据及其清洗结果、R软件实现过程无法一一列明。如有进一步使用本文数据及相关实现过程的研究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Carsten Holbraad, “The Role of Middle Power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6, No.2, 1971, pp.77-90.

^③ F. H.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53-212.

^④ Peter Baehr, “Small State: A Tool for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27, No.3, 1975, pp.456-466.

^⑤ Christos Kassimeris, “The Foreign Policy of Small Pow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6, No.1, 2009, p.85.

^⑥ Miriam Elma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States: Challenging Neorealism in Its Own Backyard,”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5, No.2, 1995, p.178; Fredrik Doesser,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 Small States: The Fall of the Danish ‘Footnote Polic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6, No.2, 2011, p.222.

^⑦ Godfrey Baldacchino, “Thucydides or Kissinger? A Critical Review of Smaller State Diplomacy,” in Andrew F. Cooper and Tomothy M. Shaw, eds., *The Diplomacies of Small Stat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21-40.

取对外行为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动机。^① 在这种几乎完全以系统性和外部性理论为分析框架的背景下,小国试图塑造其所处世界的积极尝试往往受到忽视,^②小国外交政策的选择和对外关系的转变也被视为“反常”现象。在经典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范式的影响下,小国研究并未赋予小国对外关系转向议题以足够重视。小国与大国的关系通常表现为前者作为后者的卫星国,^③小国的对外行为受大国主导,缺乏灵活性,其转向行为几乎被视为伪命题。早期小国学者福克斯(Annette Fox)认为,小国对外行为的动力源于大国的间接影响,而非小国自主参与国际问题的能力。小国的对外关系选择受外部世界的驱动,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而非源于自身主动性。^④ 在福克斯研究的基础上,沃尔福斯(Arnold Wolfers)和罗西瑙(James Rosenau)在考察小国对外关系时,提出了不同分析层次的重要性,从而关注到小国的脆弱性。他们认为,小国因其脆弱性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并做出让步,其对外政策选择相较于大国更加有限。沃尔福斯指出,研究大国的对外关系时,国内政治和决策最为重要,因为外部环境对大国的制约较少,而小国则恰恰相反。罗西瑙同样认为,在评估对外关系的外部结构性因素和国内因素时,国际环境在分析小国对外关系方面更为重要。^⑤ 沃尔兹(Kenneth Waltz)和其他新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规模的重要性,认为基于小国建立的国际政治理论是荒谬的。^⑥ 现实主义者还认为,规模相似的小国会采取类似的对外行为。^⑦ 这一观点在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论断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他指出,小国的脆弱性使其更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大国不同,小国被利用的代价更高,因而比大国

^① Jeanne A. K. Hey, “Refi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Small State Foreign Policy,” in Jeanne A. K. Hey, ed., *Small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3, p.185; Miriam Elma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States: Challenging Neorealism in Its Own Backyard,” pp.171-217.

^② Jeffrey Reeves, “Rethinking Weak State Behavior: Mongol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1, No.2, 2014, pp.254-271.

^③ Abdelraouf Galal, “External Behavior of Small States in Light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5, No.1, 2020, pp.38-56.

^④ Annette Baker Fox, *The Power of Small States: Diplomacy in World War I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p.2-3.

^⑤ 沃尔福斯在其著名的“着火的房子”(Burning house)比喻中指出,国家对灭亡的恐惧是一个变量而非定量。国家越受外部力量强制,其行为就越可能符合国际结构的预期。See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13-16; James Rosenau, “Pre-theories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R. Barry Farrell, ed.,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27-92.

^⑥ 沃尔兹(也有译为“华尔兹”)并不承认文化及其他相关社会性变量的系统性作用,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页。

^⑦ Hans Vogel, “Small States’ Effor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larging the Scope,” in Otmar Höll, ed., *Small States in Europe and Dependence*, Braumüller, 1983, pp.54-68.

更关注外部制约因素。^①此外,“小国沉默论”也限制了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空间。巴斯顿(Ronald Barston)认为,小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和空间极为有限,因此更倾向于在世界事务中保持低调,而非将参与多边组织作为优先选择。^②然而,这一主张与当前小国的对外关系实践相反。

在经典理论中,关于小国对外关系差异性和灵活性的探讨极为有限。在国际政治现实的制约下,理论往往认为小国在应对外部情况时缺乏转圜的时间和空间,也难以从外交政策失误中得到缓冲,因此缺乏对外政策选择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二)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部分自决

继 20 世纪 60—70 年代一些孤立、离散的小国研究之后,部分研究发现,小国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实现对外政策的部分自决,但主流学界仍将小国的自主行为视为反常现象。^③国际政治经典理论及相关论战从理论层面为小国对外关系转向提供了更多空间,但仍未从根本上突破“外部决定论”的框架。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奈(Joseph Nye)指出,复合相互依赖意味着国家间关系不再单纯依靠军事力量,^④凸显国家行使权力的复杂性。小国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增强与大国讨价还价的能力,甚至获得重要影响力。^⑤这种权力观对小国对外关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鲍德温(David Baldwin)指出,善用权力概念的学者往往忽略了一个国家在不同情境下既可能是小国,又可能是强国的事实,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增强了小国的影响力和机动性。^⑥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也为小国在对外关系转向时提供了更多权力。汉德尔(Michael Handel)指出,小国经常通过改变贸易模式来抵御大国的经济压力;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则认为,发达小国在全球市场中表现的韧性,使其能够更从容地在世界经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⑦

^①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1978, pp.167-214.

^② Ronald P. Barston, ed., *The Other Powers: Studies i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States*,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72, pp.18-26.

^③ Jeffrey Wills, “Breaking the Paradigm(s): A Review of the Three Wa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mall State Literature,” *Pacific Dynamic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Vol.5, No.1, 2021, p.25.

^④ 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1 页。

^⑤ 同上书,第 120-126 页。

^⑥ David Baldwin, “Power Analysis and World Politics: New Trends Versus Old Tendencies,” *World Politics*, Vol.31, No.2, 1979, pp.161-194.

^⑦ Michael Handel, *Weak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rank Cass, 1981; Peter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21-30; quoted from Tom Long, “Small States, Great Power? Gaining Influence Through Intrinsic, Derivative, and Collective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9, No.2, 2017, p.191.

然而,这一阶段的相关理论研究认为,小国对外关系转变的空间依然有限,非大国的对外行为依旧被边缘化,处于从属地位。例如,比绍夫(Paul Bischoff)指出,小国的对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支配,使其受到大国和跨国公司的剥削,难以拥有转变对外关系的自决权。^① 德弗里斯(Michiel de Vries)认为,欧洲小国的对外行为几乎完全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固有结构决定,因而需要在小国所处的系统中分析其对外关系。^②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理论通过引入新的国内解释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空间。然而,这种从内部环境出发的升维分析法,在一定程度上被从国际体系出发的降维分析法所掩盖。^③ 此外,小国安全策略的相关研究虽然为小国对外关系选择提供了一定空间,但这种空间极其有限。在小国安全策略的研究中,莱布斯(Eric Labs)总结道,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性解释对小国对外行为的重要性“甚至比此前所预估的更加强大”。^④ 因此,在这种结构性解释的主导下,小国对外关系的主要选择被严格限定为以大国为基点的中立、制衡、对冲和追随。

(三)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充沛空间

冷战结束后,小国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的行为超越了国际政治理论的解释能力,^⑤ 并开始挑战此前主流的、通过外部体系或结构分析小国对外关系的观点。^⑥ 学者逐渐认识到,小国在对外关系中并非总是受外部因素或强大行为体所支配,而是可以通过一定的自主权来决定自身命运,灵活选择对外关系。学者也不再认为小国在脆弱性和自主性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是愈加认识到小国在面对全球压力时表现的惊人韧性。^⑦ 例如,小国的自主感知因素被纳入小国对竞争中大国的关系选择,体现了小

^① Paul-Henri Bischoff, "Swaziland: A Small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rican Spectrum*, Vol.21, No.2, 1986, pp.175-188.

^② Michiel S. De Vries, "Foreign Policy Coordination Among Small European Stat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23, No.1, 1988, pp.43-52.

^③ Abdelraouf Galal, "External Behavior of Small States in Light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48.

^④ Eric Labs,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Vol.1, No.3, 1992, pp.383-416.

^⑤ Iver B. Neumann and Sieglinde Gstöhl, "Lilliputians in Gulliver's World?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king Paper in Centre for Small State Studi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versity of Iceland, 2004, pp.11-12.

^⑥ Stephanie Neum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An Oxymoron?" in Stephanie Neuman,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St. Martin's Press, 1998, pp.1-30; Miriam Elma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States: Challenging Neorealism in Its Own Backyard," pp.171-217; Olav Knudsen, "Small States, Latent and Extant: Towards a Gene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5, No.2, 2022, pp.182-198.

^⑦ Babak Mohammadzadeh, "Status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 in Small States: Qatar's Emergence in Perspective,"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52, No.2, 2017, pp.19-36.

国在受大国军事、经济关系制约之外的自主性。^①与此同时,新的全球语境改变了小国的国际行为,市场机制缓解了其经济脆弱性,国际政治中对规模的崇拜也有所减弱。^②小国通过更多元的机制建设和国际介入(Involvement),发挥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拥有更多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和机会,从而拓展了对外关系的选择空间。国际政治中对规则的强调缓解了结构性解释对小国的约束,小国不再被视为“大国的剩余类别”。鲁杰(John Ruggie)提出的“三个核心原则”——广义行为原则(Generalized Principles of Conduct)、不可分割原则(Indivisibility)和普遍互惠原则(Diffuse Reciprocity),对小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对对外关系转向的灵活性提供了绝佳注解。^③

当前学界对国际规范、角色身份、相对权力和自主认知等因素的关注,提升了小国在相关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大幅拓展了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空间。小国也可以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规范企业家”(Norm Entrepreneurs),^④其不仅能够与大国进行谈判、争论,追求话语政治,还可以灵活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身份与角色。与经典理论的预期不同,小国也可以参与全球议程的制定,^⑤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加强国际社会的标准或规范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⑥

通过对小国对外关系转变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试图搭建丹麦和挪威两个小国对华关系转向的研究路径。同时,鉴于既有文献多基于静态讨论,即特定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对小国对外关系选择的影响,本文在方法论上提供一种新的理解小国对外关系变化的方式。基于长期且海量的数据支持,本文能够直观展示小国对外关系的鲜明转向、小国在竞争中的大国之间如何调整对外关系,以及小国如何充分发挥自主认知的作用,甚至主动与大国产生“冲突”。本文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将为既有文献提供有益补充。

① 曹玮:《选边还是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亚太国家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2期,第47-77页。

②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7-89页。

③ 广义行为原则指共有的行为守则或规范不关注单个国家的特殊利益,而是适用于所有成员,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可分割原则指国际成员共同的目标对所有行为体都同等重要,并需要所有行为体共同内化和接受;普遍互惠原则指行为体在谈判过程中长期、普遍遵循平等沟通和互惠的做法。这些原则为小国对外关系转向描绘了一个更加灵活的社会空间;丰富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固然重要,但国际机制的建设降低了物质资源对国际社会影响的附加值,使得缺乏物质资源的小国在国际机制建设中更具自主性。John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3, 1992, pp.562-598.

④ Christine Ingebritsen, "Norm Entrepreneurs: Scandinavia's Role in World Politic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7, No.1, 2002, pp.11-23.

⑤ Ibid., pp.11-23.

⑥ Peter Lawler, "The Good State: In Praise of 'Classical' Internation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1, No.3, 2005, pp.427-449.

二 研究路径

为了探究丹麦和挪威的对华关系转向,并保证实证分析的严谨性,本文结合上述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理论基础,在数据分析与事实验证之前,基于文献确定了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研究路径。本文认为,小国对外关系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一是小国所面临的外部因素变化;二是小国自主认知在其对外关系转向中的作用。

(一) 外部因素是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主导因素

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理论表明,外部因素是其转向的主要动因。无论国家规模大小,国际体系的影响均不可避免。尽管小国当前拥有更丰富的对外政策工具箱,且因国家能力不同拥有相异的国际政治目标,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腾挪空间也逐渐扩大,但脆弱性仍是其难以避免的固有特征。^① 小国对国际体系的依赖度更高,其对外行为也深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从国际政治现实来看,国际体系或国际格局是国家间能力的分配,由起到主导和支配作用的大国塑造,^② 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可作为国际政治体系的分析框架。^③

外部因素对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全球或地区性的国际格局演化对小国的影响;二是大国行为或大国间关系的演化对小国对外行为的影响,甚至直接促成其转变。一方面,小国国际行为严格受其区域战略环境的限制,^④ 全球或地区性格局演化带来的权力再分配,充分暴露了小国的脆弱性。全球或区域安全格局的演化、既有制度的改变、经济结构的重组,都可能加深小国的不安全感,导致合作困境和身份危机,迫使小国重新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大国或大国间关系的演化会直接影响小国对外关系的走向。追求与大国建立良好关系是小国对外

^① 在各国之间,国家规模的巨大差异是不争的事实。规模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变量,其意义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国家的对外关系取向仍有重要影响,也是国家脆弱性的根源和衡量的重要指标。当前,无论小国的优劣强弱,只要“小”是其基本共性,小国脆弱性就普遍存在。这种脆弱性体现在小国的经济比规模更大的经济体更脆弱,其安全性相对于领土面积更大的国家更稀缺,以及依赖性和边缘性更强等方面。参见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78-85页。

^② 李义虎:《国际格局的定义前提及其基本特征》,载《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4页。

^③ 阎学通:《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5-7页。

^④ Civan M. Can, “Small Power Strategies unde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61, No. 2, 2024, pp.296-321.

关系的基石。^① 与大国建立良好关系并获得认可,意味着小国可以分享大国的社会性权力,^②并利用大国威权使秩序规范偏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收益。^③ 大国间关系的演化也会深刻影响小国对外关系的转变。其一,小国期望拥有稳定的大国关系,或在大国竞争中为小国留有余地,^④这有利于小国维持平稳的国内建设环境,并充当大国平衡手的角色。^⑤ 而大国间竞争的加剧甚至关系恶化会破坏小国的生存环境,使其无法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⑥被迫进行安全策略的重组。其二,大国间的利益交换可能损害小国利益。大国间的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的变化可能改变国际机制和规范,推动国际体系的演化。大国在权力竞争中会避免武力冲突并积极促成利益交换,^⑦这可能导致与某一大国关系密切的小国被“疏远”甚至抛弃,从而激发小国的能动性以谋求转变。

(二) 自主认知在小国对外关系转向中的作用

在涉及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研究中,小国的自主认知较少被讨论。自主认知指小国对自身和外部环境的主观认知和判断,并基于此采取行动。小国虽可被视为在外部环境影响下逐渐丧失行动能力并被国际机制吞并的行为体,但它也可以通过主动做出政治战略选择,展现出灵活性。换言之,小国虽受制于外部力量,但仍拥有充分的自我选择空间。^⑧ 因此,大国与小国并不一定构成施动者和受动者的对立关系,即小国对外行为的选择并非完全源于大国的行为,而是基于大国行为的预期,这种预期成为

^① 尽管现行的多边机制大多以主权平等作为建立准则,但国际规范更易服务于大国权力的制度化。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1, 2005, pp.39-75.

^② Kristin M. Haugevik, "Status, Small States, and Significant Others: Re-reading Norway's Attraction to Britai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Benjamin de Carvalho and Iver B. Neumann, eds., *Small State Status Seeking: Norway's Quest for International Standing*, Routledge, 2015, pp.42-53. 国家社会性权力的分析表明,与重要大国,尤其是主导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可以借势其权力。参见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39-64页。

^③ [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4-95页。

^④ Ciwan M. Can, "Small Power Strategies unde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pp.296-321.

^⑤ 顾长永、萧文轩:《大国平衡手:越南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3期,第74-81页。

^⑥ 王传剑、张松:《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形成条件与实施效度研究——以菲律宾的对华对美关系实践为例》,载《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5期,第28-41页。

^⑦ 杨原:《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4-50页;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96-130页。

^⑧ Raimo Väyrynen, "Small States: Persisting Despite Doubts," in Efraim Inbar and Gabriel Sheffer, eds.,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Small States in a Changing World*,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7, pp.41-76.

“无声力量”(Silent Power),^①调节着小国的对外行为选择。此外,小国之“小”有时并非体量上的弱势,也可能源于领导人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作用的主观认知,即小国通常意识到自身无法对国际体系产生影响。^②因此,当小国认为通过调整对外关系可以获得更灵活的腾挪空间,甚至影响国际事务时,将呈现出不同的图景。

自主认知如何在小国对外关系转向中发挥作用?杰维斯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解释:行为体面对危险时会根据其自认为应对危险的能力做出判断,对危险的认知程度随其信心而变化。如果行为体认为有能力采取行动以保障安全并化解风险,其警觉会提高;反之,若行为体认为没有能力或无法采取有效行动,则会对信息表现出迟钝。^③首先,面对相同的外部环境演化,小国应对威胁和机遇的能力导致其认知差异,进而影响对外策略选择。对于小国而言,较好的国内环境意味着较强的自主认知能力,如有效处理长期失业;拥有统一的国家社会关系;^④党派间政策连续性较强;^⑤尽管社会多元性增加,但在政治、种族文化和宗教方面依旧保持同质性;^⑥国家在政治合法性和道德上拥有垄断地位等,^⑦反之亦然。较强自主认知能力意味着更强的内生动力,能够支撑对外关系的转向。这使得小国未必倾向于维持现状,而可能通过更积极的行动意愿和对外行为转变,获取更大的行动空间,甚至愿意承担风险。^⑧其次,小国的自主认知充分体现在其国际政治行为中,如灵活积极地谋求声誉和地位。声誉的独特性质及其在他人眼中的呈现,使其成为地位的重要来源。^⑨当小国难以通过权力获取威望时,投资声誉以谋求地位可能更为有效。^⑩当今世界,大多数小国的国际行为与地位谋求紧密相关。稳固的地位不仅有助于维护小国的国家安全,还能使其在国际社会中

① Abdelraouf Galal, “External Behavior of Small States in Light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38-56.

② Jeanne A. K. Hey, ed., *Small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pp.2-8.

③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0-414页。

④ J. Magnus Ryner, “The Nordic Model: Does It Exist? Can It Surviv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2, No.1, 2007, pp.61-70.

⑤ Mikko Kuisma, “Social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After the ‘Golden Ag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2, No.1, 2007, pp.9-26.

⑥ Clive Archer, “The Nordic Area as a ‘Zone of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3, No.4, 1996, pp.451-467.

⑦ Mikko Kuisma, “Social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After the ‘Golden Age’,” pp.9-26.

⑧ Ramus Brun Pedersen, “Bandwagon for Status: Changing Patterns in the Nordic States Status-Seeking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25, No.2, 2018, pp.217-241.

⑨ Jonathan Renshon, “Status Deficits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0, No.3, 2016, pp.513-550.

⑩ Daniel Markey, “Prestige and the Origins of War: Returning to Realism’s Roots,” *Security Studies*, Vol.8, No.4, 1999, pp.126-172.

发挥自身优势。北欧国家、新加坡和瑞士都通过此类途径获得了大量政治收益(Political Currency)。^① 诺伊曼(Iver Neumann)和卡瓦略(Benjamin de Carvalho)认为,地位的谋求不仅是小国试图参与的事务,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是小国的国际互动有所成效的体现。^② 最后,小国的自主认知使其能够灵活识别外界环境,直接影响其对外关系选择和转向。联盟逻辑强调外部因素的决定性及庇护理论,假定无论小国努力与否,主导国都会为联盟提供稳定的公共产品以提升安全性,因为它们共享广泛的安全议程。这种逻辑使小国更倾向于放任自流,而非冒险。^③ 然而,小国会通过自主认知强化、传递或扭曲外部因素的刺激,^④形成与外部因素决定论不同的对外行为选择。例如,冷战期间丹麦和挪威处于高压的地缘态势,两国通过对外部环境的识别采取“北欧平衡”战略,在阵营对抗中灵活游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塑造身份、谋求地位,这与联盟理论的预期不符。相反,冷战结束后,在整体宽松的国际环境中,丹麦和挪威却将外部环境识别为长期且清晰的威胁,^⑤投身于跨大西洋合作和对外武装干涉。因此,对外部环境的自主认知为小国的对外关系转向提供了内驱力,使其强化、传递或扭曲外部因素的刺激,产生与外部因素直接影响所不同的结果。小国未必迫于外部因素维持现状,而是可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谋求声誉和地位,甚至主动承担风险。

三 数据与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从动态角度分析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影响强度及滞后性,并结合国际政治现实对数据进行解读,以免过度依赖数据分析结果而导致实证空洞。考虑到直接应用大数据方法可能弱化数据解释力,且本文并非仅仅分析单一数据集,而是从多组时间序列中提取国家间的动态关系,因此,文章在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多元时间序列数据的同时,结合网络分析方法,以更直观地展现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互动行为,从

①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第311-319页。

② Iver B. Neumann and Benjamin de Carvalho, "Introduction: Small States and Status," in Benjamin de Carvalho and Iver B. Neumann, eds., *Small State Status Seeking: Norway's Quest for International Standing*, p.16.

③ Rasmus Brun Pedersen and Yf Reykers, "Show Them the Flag: Status Ambitions and Recognition in Small State Coalition Warfare," *European Security*, Vol.29, No.1, 2020, pp.16-32; Joseph Leggold, "NATO's Post-Cold War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1, 1998, pp.78-106.

④ 彭世卿:《为何参与武装干涉?——冷战后北欧国家对外政策转变路径分析》,载《欧洲研究》,2019年第1期,第45-67页。

⑤ 同上。

而增强解释力。

在数据收集和处理方面,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时间跨度的充足性,本文使用了1979年1月1日—2023年1月1日共44年的双边互动事件数据,涵盖丹麦↔美国、丹麦↔中国、挪威↔美国、挪威↔中国、中国↔美国、美国↔中国,总计990263条数据。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并建立互动网络。

(一) 研究对象的选择

既有关于中国与小国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缺乏对更广泛区域,尤其是欧洲重要小国的关注。事实上,作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北约成员国,丹麦和挪威曾长期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在1971年顶住美国的压力,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市场的繁荣也使丹麦和挪威获益。随着冷战结束,丹麦和挪威投身于美国领导的武装干涉行动,并逐渐将价值观置于对华外交的高位,其对华立场也愈加强硬,甚至在2022年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中国列为“安全威胁”。丹麦和挪威是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典型案列。一方面,丹麦和挪威的对外关系转向是外部因素主导和自主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另一方面,历经40余年的时间,丹麦与挪威的案列展现了对外关系转向的动态特征,且具有可操作性。

在此,需要对研究对象中大国案例的选择加以说明。本文选择中美两个大国,旨在展现小国在面对大国关系演化时,如何调整与竞争中的大国的关系。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与美国的霸权护持是当今世界最具标志性的大国关系演化路径,选择中美这一对竞争中的大国,不仅可以揭示丹麦和挪威在主导国秩序相对衰落和新兴大国崛起时的选择和偏向行为,还契合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即探究中国与特定小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可能性。

在具体阶段的划分上,本文依据外部环境对小国对外关系转向起主导作用的论述,以国际政治中对丹麦和挪威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为节点,考察其对外关系转向的特征。第一个转向发生在冷战结束时期,即1992年。冷战结束后,波罗的海和高北地区逐渐成为权力真空地带。随着苏联的解体,曾被欧美视为重要战略选择地带的北欧地区,从西方的战略图谱中“消失”,成为被遗忘的一角。与“巴尔干火药桶”和“北约扩大”等问题相比,波罗的海逐渐变得无关紧要。随着美欧的撤出,丹麦和挪威对地缘安全和资源开发的忧虑逐渐加深。同时,欧洲经济安全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和北欧一体化的破产,几乎剥夺了北欧国家冷战以来的“优越感”,其担忧自身地位失去独特性,甚至被“抛弃”。在此背景下,两国内部也展开了对外关系选择的激烈辩论。第二

个转向发生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发酵、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及中美俄之间的大国角力,深刻影响了丹麦和挪威的外部环境。而乌克兰危机不仅冲击了地缘安全,还被价值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被视为自由国际秩序保障者的退位,^①丹麦和挪威则认为需要承担保卫西方价值观的重任。在2017年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战略》中,拉斯穆森(Løkke Rasmussen)政府将价值观置于首位,阐述了丹麦的自我形象:“我们必须为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和自由而奋斗,我们想要一个拥有更多民主和自由的世界”。^②在2022年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战略》中,价值观外交仍在安全、气候变化、移民和经济等议题中占据首位。^③挪威前外长布伦德(Børge Brende)在2015年的讲话中重新排列了对外关系的优先顺序,将价值观置于首位,认为这有助于强调挪威的利益并与盟国价值观保持一致。^④

(二)数据收集

谷歌GDELT数据库监控全球涉及一百余种语言的国家及多种形式的新闻媒体,识别国家、区域的人员、组织、情绪、事件主题和数据源等指标。由于数据库自1979年1月1日开始更新,本文的数据提取也始于1979年1月1日。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从GDELT数据库中提取数据,本文在56个数据标签分类中按照口头合作、实际合作、口头冲突和实际冲突四个类别进行汇总,并提取国家及国家的位置信息,以获取上述国家之间的有向数据。^⑤比起独立数据,有向数据更能体现国家间的互动及相对地位。本文采取有向数据“(口头+物质)合作/(口头+物质)冲突”的戈德斯坦评分(Goldstein Score)^⑥来体现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亲近与疏离关系。

此外,由于国际政治具有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特征,国家行为也是外部因素和内部

^① Hans Mouritzen and Kristian Fischer, eds., *Danish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19*,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p.67.

^② Kristian Fischer and Hans Mouritzen, eds., *Danish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20*,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0, p.84.

^③ Regeringe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rategy 202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Denmark, 2022, <https://um.dk/en/foreign-policy/foreign-and-security-policy-strategy-2022>.

^④ Regjeringen Solberg, “Hard prioritering nødvendig,” https://www.regjeringen.no/no/dokumentarkiv/regjeringen-solberg/aktuelt-regjeringen-solberg/ud/taler-og-innlegg/bb_taler/2015/utenriks_hovedinjer/id2364485/.

^⑤ 有向数据即行为体A→B的一次口头性行为或物质性行为,A↔B即两组行为构成的互动,参见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第53-79页。

^⑥ 从GDELT数据库中抽取的(口头+物质)合作/(口头+物质)冲突事件都被赋予一个戈德斯坦评分,其对每一个事件进行赋值,以表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产生的合作/冲突程度,值域为-10(冲突烈度)到10(合作烈度)。该评分通过机器编码从全球新闻媒体中自动挖掘信息并编码成事件,每一个事件被分配成独特的ID。其可以降低同一事件被多次重复编码的可能性,且判断事件合作与冲突的一致性较强,不受媒体报道的态度所影响。近年来,该评分被应用于国家对外关系的研究,如国际结构分析与国家权力测量、国家间的对等反应等。参见罗杭、李博轩:《国际结构分析与国家权力测量——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48-82页。

认知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国家对于外部刺激的反应既可能是瞬息万变的,也可能具有滞后性。基于此,本文在第一阶段(1979—1992年)和第二阶段(1992—2014年)将数据清理为月频滞后,取第三阶段(2014—2023年)为周频滞后。^①因实证结果采取分段观察且数据间互相独立,可以进行比较和解读。

(三)数据处理

本文的数据处理方法基于R软件的vars()程序中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分析。^②本文对三个历史阶段的数据进行清洗和分析,如表1所示,数据被分为丹麦(DN)网络和挪威(NO)网络两个小国网络,每个小国网络都由一个小国和两个大国作为网络节点,国家之间的有向互动组成网络连接线,因此,每个小国网络由3个国家(节点)和6个互动关系(网络连接线)组成。其目的是考察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小国如何选择与大国的关系,并引发大国间关系的转变。例如,当考察美国(US)对中国(CH)发起的合作/冲突行为会如何影响丹麦对美国关系时,即US→CH如何影响DN→US时,记为UC→DU。美国对中国造成冲击后(即UC),这一行为会对另外5个冲击单元CH→US、CH↔DN、DN↔US产生何种影响。

表1 丹麦网络和挪威网络

	每组网络互动情况
丹麦网络 (中国、美国、丹麦)	US↔DN, CH↔DN, CH↔US
挪威网络 (中国、美国、挪威)	US↔NO, CH↔NO, CH↔US

注:表由作者自制。

向量自回归模型通常用于描述多变量时间序列之间的变动关系,是向量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VARMA)的简化。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自身的历史解释内生变量,而非

^① 将前两个阶段以月频反应,将第三阶段以周频反应,是考虑到研究目的与数据增长量的双重原因。一方面,本文目的在于考察丹麦、挪威两国横跨44年的对华关系变化,着重展现趋势性和动态性特征,而周频和月频产生的反应数值差异并不影响研究结论;另一方面,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2014年之前的GDELT数据库关于丹麦和挪威的数据密度较低,以周频为单位进行数据清洗可能产生一定的数据空白,为追求研究真实性遂采用此方案。

^② 参见庞珣、刘子夜:《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第53-79页。

确定性回归 (Deterministic Regressors)。换言之,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对多变量序列动态变化规律的模拟,是从数据出发建立的模型,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并不重要。该模型描述内生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兼具解释和预测的功能,可以用 OLS 估计其表达式:

$$X_t = \alpha + \sum_{j=1}^{\kappa} \beta_j X_{t-j} + \sum_{j=1}^{\kappa} \gamma_j Y_{t-j} + \mu_{1t}$$

$$Y_t = \alpha' + \sum_{j=1}^{\kappa} \theta_j X_{t-j} + \sum_{j=1}^{\kappa} \gamma_j Y_{t-j} + \mu_{2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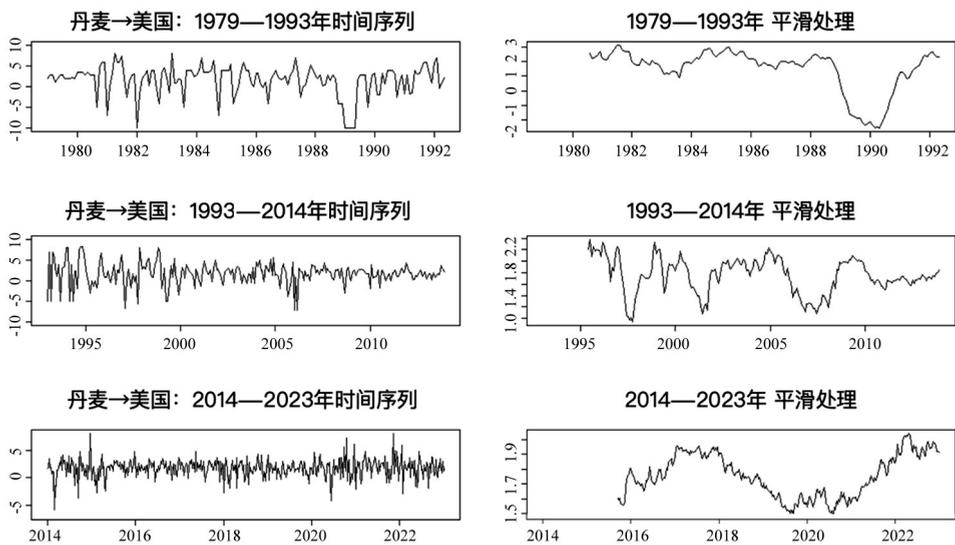
X 和 Y 是两个被分析的变量,本文中指相互影响的时间序列数据,用以分析不同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当 X_t 表示丹麦对中国合作/冲突指数在时间 t 的值时, Y_t 则表示中国对丹麦合作/冲突指数在时间 t 的值,或是表 1 丹麦网络中其他的互动关系。表达式中的 $t-j$ 表示当前时间点 t 的第 j 个滞后时间点,滞后阶数 κ 表示总共考虑多少个滞后期。例如,当 $j=1$ 时, X_{t-1} 表示变量 X 在上一个时间点的值如何影响当前时间点的值,而这个值对变量 Y 又产生怎样的影响。滞后时间的引入,意味着允许模型捕捉变量在过去时间点对当前值的动态影响,因此,可以动态分析国家间关系的时间演化趋势。 μ 是随机误差项,且如果 X 和 Y 都为单整序列且通过协整检验,则 X 和 Y 互符合格兰杰因果关系。此外,脉冲响应函数描绘向量自回归模型系数中的因变量如何响应于上式中 μ_1 和 μ_2 部分的冲击,假设 X 表达式中的 μ_1 值增加一个标准差,这种冲击或变动将改变当期以及之后时期中的 X ,但因 X 出现在 Y 的回归中, μ_1 值的变化将影响 Y 。同样, Y 表达式中的 μ_2 一个标准差的变动将影响到 X ,脉冲响应函数跟踪这种冲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影响。简言之,脉冲响应计算用于考察冲击带来的影响,即度量每个内生变量对自身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的变化的反应。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原因有三:首先,面对海量数据,几乎无法逐一解释每个数据的随动变化,而借助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发现多元时间序列中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允许动态变化,且无需解释每一个数据;其次,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测试一个变量是否对解释和预测另一个变量有效,这也是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最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建立是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的前提,用于观测行为体如何响应另一组行为体的互动。经检验,本文所有时间序列均为弱平稳序列且一阶单整,数据有效,适合进行观察实验。

以图 1 和图 2 为例。图 1 展示了丹麦对美国可视化的单向时间序列,左侧是经过

初步数据清洗的可视数据,右侧是对左侧经过平滑处理后的视图,可以展现出更为直观的趋势。尽管尚未对数据进行更加细致的建模分析,但仍然可以从平滑后的视图观察到一些特点:在第一阶段中存在丹麦对美国的显著负面行为,即使在滤去大部分噪声后仍然存在显著的冲突指数,负值达2以上;在第二、三阶段,经过滤波后的平滑视图不存在显著的冲突行为,指数的波动也都被控制在显著合作的范围内;而第三阶段的上升曲线进一步展示出丹麦与美国良好合作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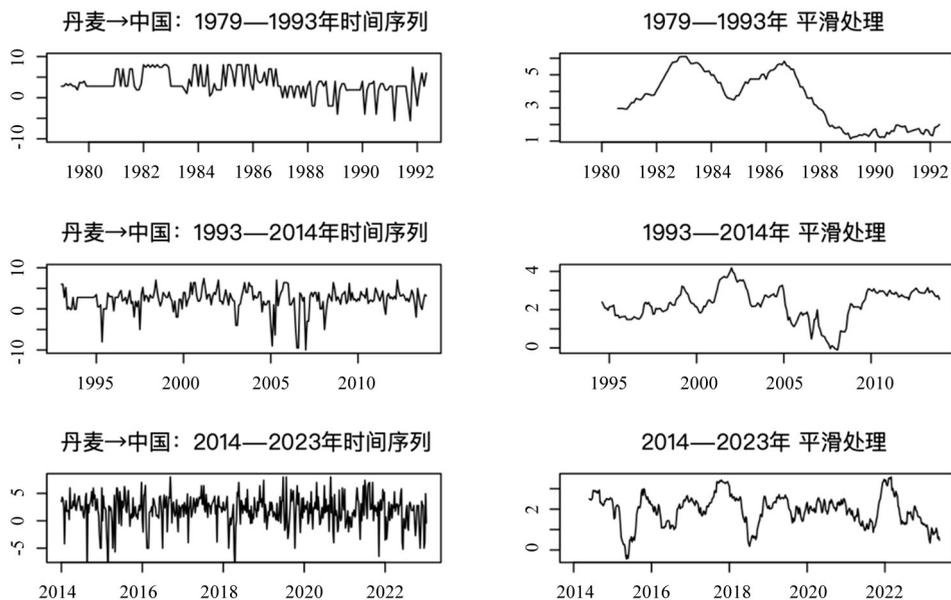
图1 丹麦对美国的合作/冲突时间序列



注:图由作者依据戈德斯坦评分组成的时间序列绘制。

图2是丹麦对中国的可视化时间序列,可以看出,丹麦在第一阶段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意愿,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对中国展现出较高的合作指数,大幅高于图1中同期丹麦对美国的合作指数。即使丹麦对中国的合作指数在1989—1993年降至低值,经平滑处理后也并未像丹麦对美国那般产生显著的负值。但是这种情况在第二、三阶段发生转变,丹麦对中国的合作指数均低于丹麦对美国的合作指数,并开始出现负值,即产生显著的冲突行为。同时,相较于图1中的上升曲线,图2中不断走低的线条预示着丹麦对中国并不乐观的合作前景。

图2 丹麦对中国的合作/冲突时间序列



注:图由作者依据戈德斯坦评分组成的时间序列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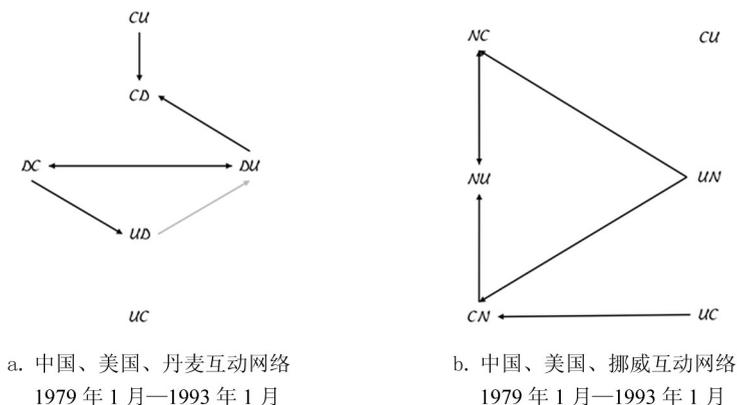
最后,可期望得到以下数据分析结果:在三个不同阶段,可以观察到两个小国显著不同的合作/冲突行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间的第一次对华关系转向,可能看到两个小国由“两边皆交好”转为对华关系恶化,逐渐倾向于对美合作;在第二和第三阶段间的第二次对华关系转向,可能看到更为负面的中丹、中挪关系,以及两个国家较高的对美偏向性。第二次转向后,丹麦和挪威也可能更多地展现出自主行为,比如在某一阶段主动发起对大国显著的冲突行为。

四 大数据分析结果与解读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小国如何产生对外关系转向?一方面,丹麦与挪威的对华关系转向行为符合前文的理论预期,其既受到外部因素的主导,又受到小国自主认知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大数据分析结果应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大国或竞争中的大国关系如何影响小国的对外关系;二是小国面对外部因素的刺激将做出何种反应。

通过对 990263 条有向数据的处理,并将其置于三个时间段下考察,且每个阶段分为两个网络群(丹麦/挪威与中美的互动网络),可以发现丹麦和挪威在三个时间段中产生了两次鲜明的对外关系转向。在互动网络中,黑色和浅灰色连线分别表示同向和负向的脉冲响应结果,^①未产生显著结果的则不予连接。

图 3 第一阶段互动网络



注:图由作者依据脉冲响应结果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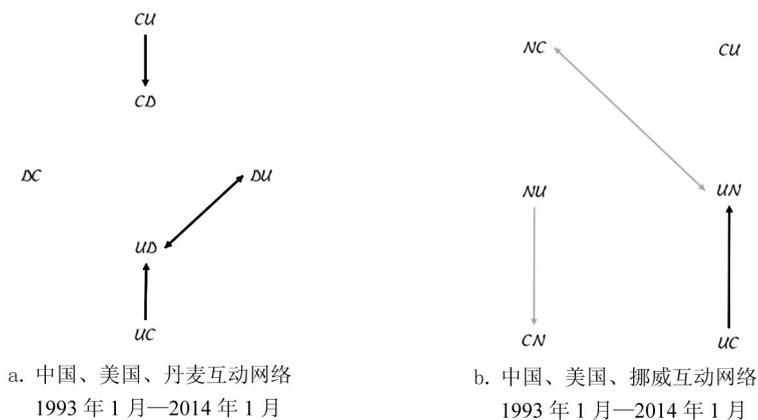
(一) 第一阶段:1979—1993年

图 3 表明,第一阶段的两个互动网络总体呈良性态势,是一个相对偏向合作的互动网络:中美和两个小国之间存在显著响应结果的连接均以“合作”向为主,仅在图 3a 中的 UC 和图 3b 中的 CU 存在两个孤立的节点。从图 3a 中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丹麦的对外行为体现了其“大国平衡手”的特点,并获得了中美双方的正向评价。一方面,丹麦的行为趋于中立,在中美的大国互动中不倾向于任何一方,而是与之进行合作:节点 DC 和 DU 的双向正向连接表明,无论丹麦主动发起对中国或是对美国的合作行为,都在顾及另一方的感受,不会明显偏向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面,丹麦成为中美共同拉拢的对象:DC 指向 UD 的正向连接表明,丹麦对中国发起主动合作时会让美国主动寻求与丹麦的合作,可以看出美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中丹关系的影响;而 DU

^① 每个有向行为在网络中作为一个节点,例如美国指向中国的有向数据(US→CH)被标记为节点 UC。当一个节点对另一个节点产生显著统计影响时,依据脉冲响应分析结果的正负值连接两个节点。正值表示对冲击来源产生合作响应,并以黑色线绘制网络连接;负向连接表示紧张关系和冲突倾向,并以浅灰色线绘制网络连接。

指向 CD 的正向连接说明,丹麦对美国靠近时,中国也在寻求与丹麦进一步的合作。此外,节点 CD 接受了来自 DU 的正向连接,意味着丹麦对美国的示好有助于中国对丹麦的合作,这与后面两个阶段存在差异。这表明在这一阶段,丹麦“两边皆交好”的行为并不会引起中国的反感,中国乐于见到丹麦主动发起对美国的合作。然而,这一正向连接在第二阶段开始断裂,并在第三阶段变成负向连接。从图 3b 中可以发现,挪威在这一阶段同样体现了“两边皆交好”的特点,因篇幅原因不再细表。

图 4 第二阶段互动网络



注:图由作者依据脉冲响应结果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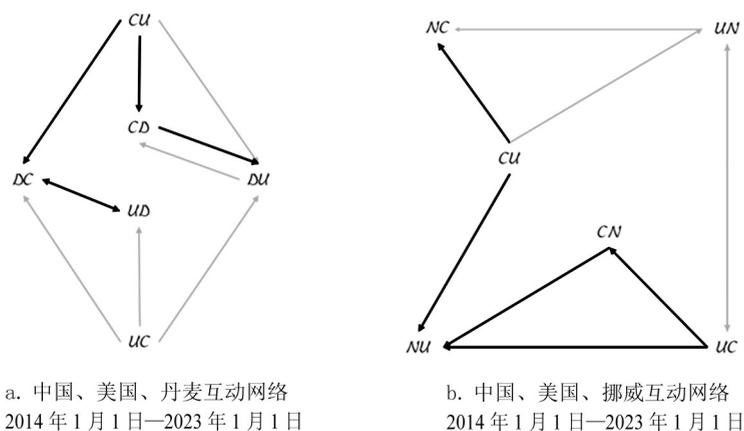
(二)第二阶段:1993—2014年

相较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网络呈现出丹麦、挪威由对华合作逐渐转向对华冲突,并向美国靠拢。其中,丹麦对中国的“脱钩”以“软着陆”结束,挪威则更像“硬着陆”。图 4a 中,节点 DU 和 UD 之间的负向连接变为双向的正向连接,而节点 DC 和 DU 之间的双向正向连接断裂,说明丹麦不再“两边皆交好”,而是展现出在中美之间显著的对美偏向性。在这一阶段,美国也需要来自丹麦的支持,节点 UC 指向 UD 的正向连接说明美国在对华主动采取合作行为或利益交换时,会对丹麦采取合作行为以兼顾丹麦的感受。此外,中国在这一阶段仍然希望保持对丹麦的良好关系,节点 CU 指向 CD 的正向连接表明,中国在对美交好的同时也会对丹麦采取合作行为。

图 4b 则呈现出一个相对不健康的网络:除了网络通达度低之外,节点间的负向连

接占据主导地位,小国受大国因素影响而选边站的情况也开始显现。在该网络中,除美国需要挪威的支持($UC \rightarrow UN$ 正向)外,其他连接均为负向。 NC 和 UN 之间的双向负向连接表明,美国主动靠近挪威会迫使挪威对华采取冲突行为,而挪威对华的示好则会引发美国对挪威的“惩罚”。这表明挪威对美偏向性背后,大国因素起到了干扰作用。通过冷战后 20 年的互动,中国逐渐认识到美国和挪威主动靠近带来的不利后果,并对挪威展现出强硬姿态。中国在这一阶段对挪威表现出显著的负面态度:节点 NU 指向 CN 的负向连接表明,挪威与美国的合作行为会引发中国对挪威的强硬态度。

图 5 第三阶段互动网络



注:图由作者依据脉冲响应结果绘制。

(三) 第三阶段:2014—202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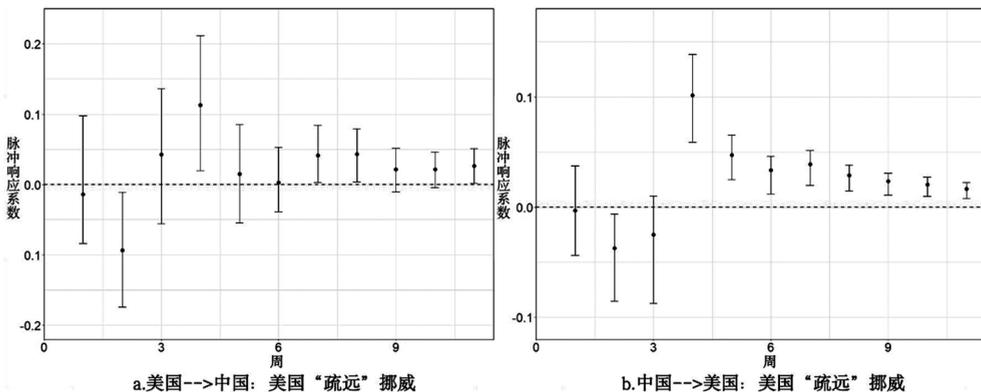
在第三阶段,丹麦和挪威的第二次对华关系转向表现为对华态度更加强硬,并在中美竞争中倒向美国。图 5a 显示,互动网络中充斥着大量冲突行为,图 5b 则展现了挪威极强的对美偏向性。

这种转向是外部环境和小国自主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大国博弈的外部环境深刻影响了小国对外关系,丹麦和挪威的对华关系均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在图 5a 中,节点 UD 与 DC 之间的双正向联动表明,丹麦对中国的合作可能受到美国的影响;丹麦主动靠近中国会换来美国对丹麦的合作,而美国对丹麦的靠近则促使丹麦寻求改善对华关系。换言之,美国将丹麦视为策略性纽带,主动促成丹麦对华示好,而丹

麦对华的成功靠近可能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调整对华政策前都会通过丹麦接触中国,脉冲响应无法定义因果关系,但大数据分析表明,丹麦的确存在受美国影响而主动示好中国的情况。同时,在美国庞大的物质和社会关系网络中,通过小国间接实施对他国的消极行为屡见不鲜。如图 5b 所示,挪威可能在美国不便直接对华实施消极行为时,被动承担这一角色:节点 UN→NC 的负向连接表明,美国对挪威的靠近导致挪威对华实施冲突行为。这不仅反映了挪威对华关系在这一阶段受美国的直接影响,也表明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和摩擦成本极高,可能对双方甚至国际体系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大国倾向于通过代理人(小国)间接实施消极行为。

中美大国关系的演化也影响了小国对华关系的转向。图 5b 中节点 CU 和 UC→UN 的负向连接表明,当中美达成利益交换时,美国会对挪威产生不利倾向:当美国向中国发起合作时,美国会在一周内迅速疏远挪威,第三周才开始回暖;当中国向美国发起合作时,美国同样会在一周内迅速疏远挪威(图 6a、b)。

图 6 中美达成利益交换时美国对挪威行为的脉冲响应分析



注:图由作者根据脉冲响应结果自制。

丹麦和挪威受美国幕后驱动而破坏对华关系的情况并不鲜见。2016年,俊安集团(General Nice Group)试图购买格陵兰岛的一个废弃海洋站时,奥巴马政府向拉斯穆森政府施压,尽管此前丹麦的北极报告中无相关投资计划。特朗普政府更是明确反对中国参与格陵兰机场项目,并通过前国防部长马蒂斯(Jim Mattis)向丹麦传达了这

一立场。^①此外,在中国 5G 技术在丹麦和挪威的建设和使用,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领域,美国政府也对这两个小国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其站在华盛顿的一边。挪威与中国的关系同样深受中美关系影响,在中美之间不得不选边站。尽管技术安全风险尚不明确,挪威仍响应了美国阻止中国公司在本国部署 5G 的要求。^②挪威国防研究所高级顾问贝克沃尔德(Jo Inge Bekkevold)直言:“挪威实施对华政策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挪威对华的行动方针始终受到美国对华关系的影响”。^③这些国际政治现实印证了数据分析的结果。

另一方面,小国自主认知也影响了此次对外关系的转向,致使其主动与大国冲突并试图“纠偏”,这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被视为“反常”现象。其一,两个小国对美国继续领导和捍卫西方价值观和世界秩序的意愿产生怀疑,认为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传统受到挑战,^④但仍选择与美国保持一致;其二,它们认为世界正经历一场“价值观战争”,并以维护霸权价值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为己任,成为西方价值观的重要捍卫者。因此,在这一阶段,两国对华关系不再以互信和稳定为特征,而是急转直下,甚至指责中国制造了“结构性压力”。如第二章节所述,小国的“小”不仅体现在物质实力有限,还可能源于其自认为难以作为。然而,北欧国家凭借较强的国内能力建设,拥有较强的自主认知能力,使其并不总是倾向于维持现状,而是通过更积极的行动意愿和对外行为转变,获取更大的行动空间,甚至不惜破坏与重要大国的关系。^⑤以图 5a 为例,面对大国关系的演化,丹麦的对华行为发生剧烈转变的同时,也存在显著的对美“冲突”现象:节点 UC 同时指向节点 DU 和 DC,且连接为负向,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利益交换行为促使丹麦在对华强硬的同时,也对美国展现出冲突行为,且对美冲突的烈度高于对华(图 7c 中显著结果的负值大于图 7b)。

^① Kristian Fischer and Hans Mouritzen, eds., *Danish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20*, 2020, p.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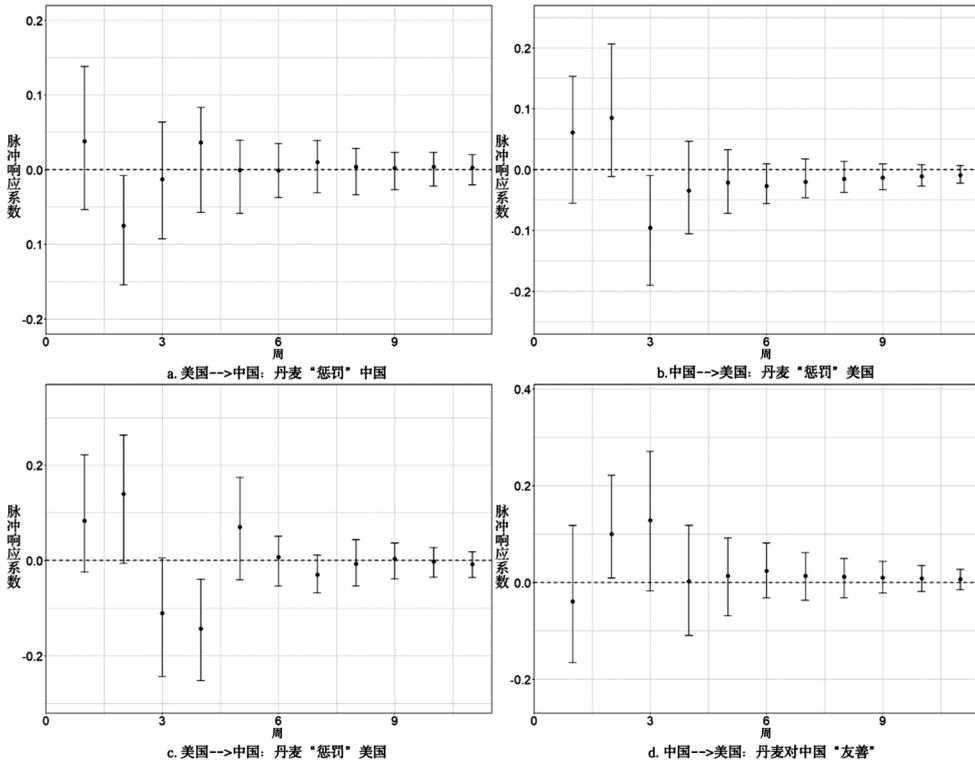
^② Hans Jørgen Gåsemyr, “Kina-politikken i Søreides periode som utenriksminister: kjente spor og nye konfliktlinjer,”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81, No.1, 2023, pp.91-105.

^③ Jo Inge Bekkevold, “Norges relasjon med Kina i 70 år: Småstatsidealisme og realisme i møte med en stormakt,” *Internasjonal Politikk*, Vol.79, No.1, 2021, pp.65-89.

^④ The Danish Government,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rategy 2019-202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Denmark, 2018, p.6.

^⑤ Iver B. Neumann and Benjamin de Carvalho, “Introduction: Small States and Status,” p.16.

图 7 中美达成利益交换时丹麦行为的脉冲响应分析



注:图由作者根据脉冲响应结果自制。

值得注意的是,丹麦对华态度随中美互动流向的不同而变化:美国主动与中国合作会导致丹麦对华关系恶化(UC→DC 负向连接),而中国主动与美国合作则会带来相对积极的丹麦对华关系(CU→DC 正向连接),并在一周后迅速回暖(图 7d)。这鲜明体现了小国对外关系的自主选择。在丹麦的认知中,美国主动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可能意味着对华妥协,这不仅导致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还可能使中国成功推广其价值观,进而削弱丹麦的地位。这体现了丹麦试图以强势姿态凸显其在大国关系中的存在感,对美进行“纠偏”,并通过“以小搏大”向国际社会证明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价值体系的维护。然而,中国主动对美合作则被理解为向西方“靠拢”,从而获得“善待”。

(四) 丹麦、挪威对华关系转向总结

在第一阶段的国际政治现实中,冷战带来的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态势使丹麦和挪威将对外关系严格限制在低政治领域。作为北约国家,它们在冷战期间并未过多偏向

西方,而是在中美之间保持“两边皆交好”,成为沟通中西方的桥梁。丹麦是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北约国家,也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并长期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斗争。^① 冷战期间,丹麦对华的外交支持尤为重要,因为它发生在中国急需国际社会认可的时期。^②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中丹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全面提升。1974年,丹麦前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成为首位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的西方国家领导人,这不仅是中丹关系的高潮,也被视为中国与欧共体更紧密联系的前奏,丹麦作为协调东西方关系的桥梁而享有声誉。冷战期间,丹麦以务实外交主导对华关系,从未提及西式的人权、民主等议题。^③ 挪威在这一阶段也展现出高度对华交好的特点,不仅是第一批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还在石油、风能和渔业技术等领域与中国开展良好合作。时任挪威石油部长杰尔德(Bjartmar Gjerde)曾这样评价中挪合作:“这是我们遇到的最有趣的机会之一”。^④

在第二阶段,丹麦和挪威的对华关系发生鲜明转向,开始呈现明显的消极因素,两国成为美国和北约的“可靠伙伴”或“重拳出击”的盟友,中丹、中挪之间的摩擦日益显现。外部环境主导了这一转变。一方面,冷战结束后,波罗的海和高北地区成为权力真空地带,丹麦和挪威在西方的战略图谱中“消失”,地区安全安排因美国的迅速撤出而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和平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的主题,欧洲一体化加速、北欧地区经济衰退,以及北欧共同体建构的失败,都使其引以为傲的独特身份面临被“抛弃”的风险。丹麦和挪威拥有较强的自主认知能力,能够及时调整目标并付诸实践。两个小国遂灵活调整对外关系,以获得美国承认并塑造“西方身份”,如积极协调价值规范,模仿美国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观,并主动将某些国际事务与自身相关联。冷战结束后,丹麦和挪威的转变十分鲜明:和平政策不再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而是成为谋求地位的工具;^⑤军队被视为重要工具,转向高强度作战行动而非维持和平;^⑥防御性目标从

^① Andreas Bøje Forsby, “Norden og Kina: Førsteviolinst i det nordiske ensemble? Danmarks forhold til Kina,” pp.1-9.

^② Clemens Stubbe Østergaard, “Danish-Chinese Relati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49-2011,” in Hanna Hvidt and Hans Mouritzen, eds., *Danish Foreign Policy Yearbook 2011*,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1, p.53.

^③ Ibid., p.55.

^④ Jo Inge Bekkevold, “Norges relasjon med Kina i 70 år: Småstatsidealisme og realisme i møte med en stormakt,” pp.65-89.

^⑤ Anders Wivel, “From Peacemaker to Warmonger? Explaining Denmark’s Great Power Politics,”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9, No.3, 2013, pp.298-321.

^⑥ Mikkel Vedby Rasmussen, “‘What’s the Use of It?’: Danish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Utility of Armed For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0, No.1, 2005, pp.67-89.

保护民众免受战争伤害,转向更具攻击性的目标,如促进民主化,并认为有责任按自身形象塑造世界;^①人道主义援助逐渐转向人道主义干预,武力修辞从“人道主义援助”变为“打击罪犯和拯救生命的战争”。丹麦与挪威全程参与美国和北约领导的武装干涉行动,做出杰出贡献,并获得美国的公开承认。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多次强调“尽自己一份力量”的重要性,并重视与美国的直接接触。^②挪威也通过展示其对联盟贡献的持续性,获得“可靠盟友”的地位,^③并在美国的支持下采取军事行动。^④

在这一阶段,丹麦和挪威的价值观外交在对华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超越实务外交,两国的对华务实合作转向对华批判。这一趋势自冷战结束后加剧,两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进入价值观驱动的时代。^⑤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两国将对中国人权的批评置于首位;在 21 世纪的头 10 年,丹麦又粗暴干涉西藏问题。对于日益重视价值观输出的丹麦而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使其难以维持高调的价值观政策,^⑥因此,联合美国推行霸权逻辑以压制中国成为必然选择。尽管中国与丹麦于 2008 年着手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丹麦内部的商业代表和民粹团体就如何平衡对华关系展开激辩,中丹关系未像中挪关系那样出现显著冲突。但随着丹麦外交政策日益军事化和对多边主义的尊重日渐减少,其积极的国际主义和对大国的“两边交好”政策已然发生转变。^⑦

在第三阶段,丹麦和挪威对华关系的转向是外部环境和小国自主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优先”政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相对衰落,使得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传统面临挑战。^⑧这让丹麦对美国继续领导和捍卫西方价值观和世界秩序的意愿产生怀疑。欧洲未能成为世界多极体系中的一极,

① Peter Lawler, “The Good State: In Praise of ‘Classical’ Internationalism,” pp.427-449.

② Kristian Sjøby Kristensen and Kristian Knus Larsen, “Denmark’s Fight Against Irrelevance, or the Alliance Politics of ‘Punching Above Your Weight’,” in Michael Wesley, ed.,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ANU Press, 2017, pp.59-76.

③ Peter Lawler, “The ‘Good War’ after September 11,” *Government & Opposition*, Vol.37, No.2, 2002, pp.151-172.

④ Iver B. Neumann and Benjamin de Carvalho, “Introduction: Small States and Status,” p.16.

⑤ Rasmus Brun Pedersen, “Danish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Differences in Kind or Degre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7, No.3, 2012, pp.331-349; Jo Inge Bekkevold, “Norges relasjon med Kina i 70 år: Småstatsidealisme og realisme i møte med en stormakt,” pp.65-89.

⑥ Andreas Bøje Forsby, “Norden og Kina: Førsteviolinst i det nordiske ensemble? Danmarks forhold til Kina,” pp.1-9.

⑦ Clemens Stubbe Østergaard, “Danish-Chinese Relati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49-2011,” p.68.

⑧ The Danish Government,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rategy 2019-2020*, p.6.

反而被美国分而治之,逐渐走向分裂和弱化。^①因此,欧盟难以成为能够赋予丹麦地位的高地位群体。在此背景下,尽管丹麦仍坚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符合其国家利益,^②并选择进一步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及与美国的团结意识,^③以增强其全球价值外交的合法性,但丹麦认为有必要在美国领导能力削弱时进行“纠偏”,承担起本不应由小国承担的责任。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丹麦认为,“全球正处于一场价值观的斗争之中,国际环境被定义为国际机制和价值不被尊重的世界,丹麦将在没有参照物的世界中找到方向,并同盟友共同承担责任”。^④在第二次对华关系转向后,丹麦和挪威的对华关系不再以进步或稳定为特征,也不再以互信为基础。在丹麦的语境中,对中国人权等议题的批评已转变为“感受到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压力”。^⑤丹麦与中国之间已形成“结构性鸿沟”。^⑥挪威也将中国视为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对华政策的回旋余地大幅减少。^⑦

五 结论

本文将丹麦和挪威的对外关系置于中美大国互动的框架下,提供了一种宏观和动态的研究视角,探讨了两国对华关系的转变如何受到国际格局演化、大国及大国间关系演化,以及小国内驱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借助 GDELT 中数据库中国家间(口头+物质)合作/冲突类型的有向互动数据,调取1979年1月1日—2023年1月1日丹麦、挪威、中国、美国的990263条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本文试图从动态视角分析多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影响强度,并结合国际政治现实对数据进行解读,以免过度依赖数据导致的实证空洞。

在研究框架的建构上,本文基于小国对外转向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小国对外关系转向的研究路径,驳斥了“外部因素决定论”,认为小国对外关系的转变是外部因素和

^① Clemens Stubbe Østergaard, “Danish-Chinese Relations: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49–2011,” p.69.

^② Kristian Fischer and Hans Mouritzen, eds., *Danish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20*, p.88.

^③ Regeringe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Strategy 2022*, p.13.

^④ Ibid., p.5.

^⑤ Kristian Fischer and Hans Mouritzen, eds., *Danish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20*, p.87.

^⑥ Andreas Bøje Forsby, *China a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anging Threat Perceptions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1, p.50.

^⑦ Jo Inge Bekkevold, “Norges relasjon med Kina i 70 år: Småstatsidealisme og realisme i møte med en stormakt,” pp.65–89.

内驱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本文将外部因素细化为国际格局、大国及大国间关系的演化,这些因素主导了小国对外关系的转变;内驱因素则细化为小国的自主认知,即小国对外部刺激的回应。这种内驱因素可能促使小国积极寻求对外关系的转圜空间,甚至做出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破坏与重要大国的关系。

基于研究框架,本文对三个阶段(1979—1993年、1993—2014年、2014—2023年)进行大数据分析,实证发现如下:在第一阶段,丹麦和挪威在冷战高度紧张的地缘背景下,积极拓展低政治领域,其国际行为表现出显著的“两边皆交好”特点,即在与一个大国合作的同时,会充分顾及另一个大国的“感受”,不偏向任何一方。在这一阶段,丹麦和挪威同时成为中美拉拢的对象,并与中国保持稳定合作。

在第二阶段,冷战后更加多元和宽容的国际社会被丹麦和挪威识别为清晰且持续的威胁。经济衰落、身份困境凸显,以及对被美国和联盟“抛弃”的恐惧,促使丹麦和挪威转变对外关系,逐渐摒弃冷战前的国际主义理念,积极调整价值规范以追随美国,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观。在成为“联盟的好帮手”和“可以重拳出击的国家”的同时,价值观在对华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超越实务外交,两国对人权的批评和对内政的干涉成为主要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小国对外关系背后的大国因素在这一阶段开始显现。大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对挪威的合作行为会迫使挪威对华采取“冲突”行为,而挪威对华的主动靠近则会引发美国对挪威的“惩罚”。虽然数据分析结果无法证明丹麦对华关系在这一阶段受美国的影响,但与第一阶段相比,大量表示合作的网络连接线断裂,表明丹麦主动调整了对华关系。

在第三阶段,大国及大国关系的演化与小国的自主认知共同塑造了丹麦和挪威对华关系的转变。在这一阶段,丹麦和挪威的对华行为均受到美国的影响。数据分析表明,丹麦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策略性纽带,其对华行为往往受美国主导;挪威则被动地成为美国间接对华实施消极政策的工具,其受大国霸权影响的程度较上一阶段更深。此阶段也是小国充分展现自主性的阶段,表现为丹麦对外部刺激的强烈回应:对于中美之间的合作和利益交换行为,丹麦以“惩罚”和“奖励”模式回应。当美国向中国发起合作行为时,丹麦对中美双方予以“惩罚”,而当中国单方面对美发起合作时,丹麦则以合作进行回应。这体现了丹麦试图以强势姿态凸显其在大国关系中的存在,对美进行“纠偏”的同时对华持强硬态度,通过“以小搏大”向国际社会证明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价值和体系的维护,且只允许中国单方面向美国“靠拢”。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能力突出的小国,也无法被视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即便两国拥有强烈的自主认知,也无法真正影响大国关系。从中美互动来看,在8组包含丹麦因素的冲击项且受冲击项为中美关系的计算中,均未发现显著的脉冲响应结果;^①同样,在8组包含挪威因素的冲击项且受冲击项为中美关系的计算中,有7组未发现显著结果。^②这表明小国因素无法对大国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通过海量数据验证了小国既有理论。^③因此,尽管学界已将小国甚至中等强国作为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因素进行考察,但仍需用更多实证依据加以验证。

最后,中国在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能力,以及与众多中等国家和小国深化合作方面任重道远。近年来,北欧国家乃至波罗的海国家对中国态度日趋强硬且更具攻击性,周边国家的涉华言辞也逐渐涂上价值观色彩。在西方规范退化和后现代价值观逐渐发酵的今天,我们要警惕小国在对华关系上的消极转变,更要关注背后可能存在的大国因素。

(作者简介:彭世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8组包含丹麦因素的冲击项和受冲击项为中美的计算分别为:CD→CU, CD→UC, DC→CU, DC→UC, DU→CU, DU→UC, UD→CU, UD→UC。

^② 8组包含挪威因素的冲击项和受冲击项为中美的计算分别为:CN→CU, CN→UC, NC→CU, NC→UC, NU→CU, NU→UC, UN→CU, UN→UC,仅UN→UC存在结果。

^③ 小国无法对国际体系产生重要影响,参见 Robert Keohane, "Lilliputians' Dilemma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3, No.2, 1969, pp.291-310。